

(上接第10版)



陈天中



李蓉



贾玉倩



苏小谦



陈蔚文

## 父亲用《西游记》将我降服

■陈天中(儿童文学作家、编辑)

我很幸运出生在充满书香的家庭里。父亲对书的喜爱和痴迷,让我的童年洋溢书香。假如能回到童年,我想对童年的自己说:“谢谢你让我长大后成为我想成为的人。因为你的阅读滋养了我的灵魂,你的积累成就了我的梦想。”

其刚开始我并不是一个喜爱书、喜爱阅读的孩子,相反我是我们大院的“捣蛋鬼”。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比万巴笔下《捣蛋鬼日记》的加尼诺还要顽皮,逃学、打架、掏鸟窝、摸鱼……简直就是复制版的加尼诺。父亲拿我没办法,他生气归生气却从不动手打人,连骂人都没有。正因为父亲的好脾气,让我的顽皮有种“没人管”的感觉。我虽淘气,却有个孩子们普遍的爱好——喜欢听故事。当时电影电视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我们这些孩子特别喜欢听大人讲故事。父亲就对我讲起《西游记》,从石猴出世到拜师学艺,从大闹天宫到被压五行山下……我听得如痴如醉,那段时间淘气值也直线下降。父亲讲故事很有意思,专门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就掐断,“且听下回分解”。我被父亲拿捏得死死的,简直是天天盼着他接着讲。结果父亲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书丢在我面前说,他讲的故事就在这本书里,着急的话可以自己看。那是一本绣像本《西游记》,配了好多画,我一下子就被这本书深深吸引了。我记得那段时间竟然完全脱胎换骨,捧着书不放。其实我的识字量还不大,还不足以完全看懂,但是靠着“瞎蒙”居然也能看个大概。加上我喜欢画画,那段日子就对着书里的插画涂鸦。很多人看了我的画都非常惊讶,表扬的光

## 有鞋穿、有饭吃,爹娘同在,就是最好的儿童节

■贾玉倩(绘本作者、童诗作者)

我的童年除了学校的课本,其他没看过什么书。课本内容也不记得了,只记得经常有同学撕掉前面学过的上厕所,等期末复习老师说翻到前面第几页的时候,那种傻眼时刻。不过,我倒是看过一本很大、很深刻的书——大自然。

出生在二十四节气诞生的黄河流域,这里的节气准确到和日历上一样,我的童年就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徜徉。那时候整天就想着玩,放了学书包一扔,光着脚,呼朋唤友玩到天黑。因为一直跟大自然融为一体,冬天的严寒、夏天的酷热、春天的温、秋天的凉,雪的白、水的绿、天空的蓝、阳光的金,那些视觉、嗅觉和触觉的记忆已深深刻入脑海,有时只要一抹不经意的颜色、一缕缥缈的气味,或是一种轻微的触碰就能回到童年。

作为一个创作者,我相信,那些过眼的花,穿耳的风,嗅过的香气,触摸的心跳,到最后,都会融进血液,从我指尖流淌出来。我现在的很简单,除了偶尔有事进城,其他时间的活动范围就在小区附近,买菜、取快递,散步,回家就是看书、创作。同样的生活范围,有的人看见烟火,有的看见商业,而我的眼里依然满是大自然,一路上的花草草、虫鸟猫狗都是我心中的诗和远方。我经常边走边路、边拍照、边酝酿诗句,这些诗又为创作绘本提供灵感。鲍勃·迪伦说:“有些人能感受到雨,而有的人只是被淋湿。”其实有没有真的去到远方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用心感受。这种对自然万物的敏感,我想是来自小时候的“野蛮生长”。我现在做童书一方面是想分享童年的快乐,另一方面

环彻底把我“顽皮”的本性给掩盖了,给我的虚荣心极大满足。大院里有些孩子就想听我讲《西游记》。前几集还能像父亲讲的那样,后头就不行了,自己读得囫圇吞枣哪能讲得“原汁原味”?不过还是第一次尝到了阅读的甜味,也开始愿意翻字典查生词,硬是把《西游记》给读完了。这本书也彻底给我一个认识:孙悟空再有本事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想想自己,有孙悟空的本事吗?没有。

说来很神奇,到了三年级我的阅读量开始猛增,虽然以插画多的书为主,比如那时候流行的连环画是我的最爱。我的识字量快速提升。语文课竟然成了我最喜欢的课,真是半天云里长草——破天荒啊!三年级因为语文学得好,我从学渣咸鱼翻身成学霸,语文成绩时常考第一。文字理解能力上来了,数学成绩也不住地蹭蹭往上蹿。这下好了,再也不认为语文数学两科难学了。一般学得好的科都希望有机会多表现,人家害怕考试,我却喜欢考试。那时候几乎每场考试我都是第一个交卷,又次次拿第一,简直开了挂!我彻底享受到阅读给我带来的好处,也从此迷上了阅读。从那以后,我总会到处找自己感兴趣的书来读。我父亲那半屋子书成了我的宝库,有空我就钻进东翻西找。家里的书看不够,还跑到学校图书馆找书看,向同学借书看。

很幸运,父亲用《西游记》将我降服,让我从一个顽劣的“皮猴”转变成爱书的孩子。如果没有《西游记》,我可能一直是只野猴子,永远修不成正果。如果让我给顽皮孩子推荐什么书,《西游记》最合适不过了!

是治愈创伤,还有一面是想借助创作重塑自己。我好想有一双长长、长长的手臂,可以穿越层层叠叠的日子,去拥抱童年的自己。创作童书就像心理治疗的催眠一样,会把我带回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拥抱我童年的小女儿,安抚她,喂养她,让她真正地长大。

但我不希望那个“她”变成完全的大人,大人的世界多少令人失望。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回到童年不再长大。创作童书的这几年,我有意忘掉自己是个大人,说话做事幼稚一点感觉挺好。我喜欢爬树,看见草地就想打滚,女儿现在称我为“妹妹”。能聊得来的人,身上总会有孩子的影子,那些完全以大人口气说话的人,我总在潜意识里保持警惕,尽量远离。

所有的苦难都是来助你觉醒的。我感谢生命中遇到的所有人、所有事物、所有爱和苦难,这一切成就了“我”的存在。人生在世一趟,就是为了看看自己的四肢五感能触摸到怎样遥远的边界,这种触摸,可以从大自然,也可以从阅读书籍。如果童年一定要读书,也请先读《大自然》。虽然我的童年没读什么书,但我爸爸却了解很多,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非常吸引人。我是后来才知道那是马克·吐温、福克纳、海明威等大作家写的。我是有了孩子以后才真正接触到童书,孩子大了才真正开始创作。不过,这也不晚,一切都刚刚好。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都想说:孩子,不管你遇上哪种生活,都希望你能看见光,发现美,找到快乐。对我自己说:有鞋穿、有饭吃,爹娘同在,就是最好的儿童节。

我的妈妈是一个老师,对于童年的我来说,这几乎是一种不幸。所有经历过童年的孩子当然明白我在说什么,尤其当漫长而又激动人心的暑假来临,这种不幸简直可以称之为悲剧。

院子里其他小朋友的父母基本都是双职工,这意味着他们拥有一个无比自由的暑假,上山抓鸟、下河摸鱼、在田野里疯跑,在荷塘里打滚……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只要在父母下班之前乖乖回家就可以。当然,这些画面有相当一部分都出自我的想象。因为有一个当老师的,也在过暑假的妈妈看着,我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待在家里。做完那个年代不算多的作业,写完几篇画黑板报的大字,睡完根本就睡不着的午觉,我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幸好,还有书。

如同掉进爱丽丝的兔子洞,我在书里摸索着进入一个新世界。只是这个兔子洞太过现实主义,我遇到的不是疯帽匠或者红桃皇后,而是由《小说月报》、《收获》、《钟山》、《中篇小说选刊》等一系列文学杂志构建的成人世界。童年的我囫圇吞枣地读着《高山下的花环》《北方的河》,甚至还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一知半解、懵懵懂懂地试图理解战争、理解伤痕、理解主人公的迷茫与愤怒。直到有一天,我从妈妈学校图书馆

亲爱的“我”:终于见到你了!

长大以后,你成了梦想中的作家,只不过写的不是四大名著那样的长篇小说,也不是《小学生优秀作文选》里的作文,而是少儿科普图书,喏,比如这本《小象日记》。

还记得吗?放暑假的时候,你好不容易从邻居小哥哥那里借来一本《水浒传》,还没读到一半就被拿走了,因为说好的只能借三天;课间休息的时候,你捧着《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从操场走向教室,因为看得太入迷,差点儿进错了班级。

生长在偏远的农村,能够获得的图书资源实在有限。班级里仅有的几本课外书被翻得“面目全非”,不知转手了多少个孩子。书中描写的生活离你太远,幼年看书时的困惑不解,长大后竟成了幽默故事。

世界上的不可思议实在太多了。再过10年,等你进入城市就读大学,会发现有的同学不认识麦苗,也不认识水稻,有的同学没见过野兔,更没见过刺猬,还有的同学甚至连瓢虫不止有七星,蜗牛壳上有两种旋都不知道。而这些,你天天都在看,在读,从大自然这本书里。我记得,考试没有考好,被爸爸训到哭鼻子的时候,你最喜欢去村口的老榆树下远眺。乌鸫鸟叽叽喳喳,灰喜鹊成群飞过,它们扑闪着灰的、黑的、蓝色的翅

亲爱的女孩:想先抱抱你,当年那么孤独迷茫。你在外公家的一所街道小学读完潦草的一年级,转回父母身边的一所重点小学念二年级。你跟不上班里的进度,尤其数学——胖胖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她的严厉让你对这门功课从此蒙上阴影。你喜欢语文,或者说,喜欢戴眼镜的语文老师,她的温和仿佛代表了汉语的美好,你至今记得她姓杨。

那时没有课外班,孩子们放学了自由玩耍,家里有什么书看什么。你的记忆中,读到了《海的女儿》《灰姑娘》《稻草人》《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你多么喜欢那些有魔力的文字啊,它们洞开一扇门,通向一个神奇的所在。

小学五年级,百无聊赖的暑假,父母上班后你把书橱的书翻出来读。你读到了《红楼梦》以及其他一些外国文学,那是在文化系统工作的母亲买的某单位打折书。你读得囫圇吞枣,一头雾水,记不清人物关系,不过你记住了林黛玉,多愁善感的她总是“泪眼观花”,最终在大观园香消玉殒。你那时并不知道这是本伟大的书,只觉得为黛玉,

借到一本《希腊神话》,从此我终于钻进了一个更适合孩子的兔子洞。众神在这里缔造世界、也惹是生非,因为一个金苹果,爆发了漫长的战争,最后结束于特洛伊木马……这个无比精彩的世界完全改变了因为有一个老师妈妈导致的悲情夏日,让整个暑假都变得闪闪发光。因为我,一个小小的孩子,认为我也可以加入那个神奇的世界,并郑重考虑到到底是支持特洛伊,还是站在最伟大的英雄阿克琉斯这一方?

直到现在,我都坚定地认为,童年应该与神话相遇。因为神话就是人类文明的童年,充满惊奇、充满天真,满纸皆是疯狂的烂漫,无处不见气吞山河的狂想。一个元气满满,刚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孩子应该踩在神话的肩膀上去认知世界。我不无偏见地认为,被神话喂大的孩子,会更有趣、更富有冒险精神。比起停留原地,他们可能更愿意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比起现实的镣铐,他们可能更善于创造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

多年以后,当我开始写《风雪兽》这个系列的幻想文学作品,让小主人公和一头神兽在夏日闯入神奇的地下世界,也是在弥补童年一个小小的不满足。因为我希望,我的那个夏天是在中国神话里开启的一次冒险。

## 去大自然的怀抱里打个滚

■苏小谦(资深科普作家,《小象日记》作者)

膀,举着红的、黑的尖尖的喙齐声鼓励你:这算什么呀?擦擦眼泪,把错题统统干掉,下次月考,王者必将归来!夏日日照长,太阳似乎专门为你着想,总也落不了山,有时你玩着玩着和小伙伴闹了矛盾,心情郁闷,便会去水田里找那只藏在淤泥里的蛙聊天。青蛙鼓着大大的声囊,“呱呱呱”召集来好大一群同类为你召开议会:这算什么呀?勇敢点,主动找他们玩!烦恼就这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消失了。

现在的我,习惯了城市生活,学到了这样一个词:自然的疗愈。人们渐渐发现了自然的价值,去好远好远的地方寻找大自然。就像你缺乏多样化的图书资源一样,大自然对城里的孩子来说,也成了稀缺的资源!而你,是自然的孩子。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有李四光爷爷的《看看我们的地球》,有星空研究所的《这就是中国》,有来自英国权威出版社的《DK博物大百科》,还有来自我国云南的儿童文学作家湘女老师的《灵动小象》……这些书,每一本都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下一次,当你再去泥地里踩水坑、去青草地上打滚、去小河边洗脚、去树顶上观察鸟窝的时候,就带着精彩而又丰富的科学知识,一边思考一边玩乐吧。

## 阅读,将孤独化作丰富

■陈蔚文(作家,出版专集《小鱼升学记》《叠印》《若有光》等)

为那食尽鸟投林后的白茫茫一片说不出的怅惘。这本书甚至影响了你的性格,在青春时,你也成为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如果,那时读的不是《红楼梦》,是一本其他的书会如何呢?

后来你读到《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小老鼠斯图亚特》,都特别喜欢。再后来,告别童年的你读到更多好书:《夏洛的网》《小王子》《丝绸上的花园》《银河铁道之夜》……你对童话的喜爱延续至今。如果更早读到这些书,你是否会拥有一个更温暖的童年?

你多么希望那时有人引导你阅读更多的好书,譬如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宫崎骏的《风之谷》《哈尔的移动城堡》,娜塔莉·巴比特的《不老泉》,罗尔德·达尔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你在成年后读到的这些书像补偿了一次童年。

亲爱的女孩,如果能回到童年,我想告诉你,阅读能令人具有终身抵抗孤独的能力。有时,你经历着孤独,其实正经历着生命的丰富——那些或许只有在孤独中才能生长得更为茂密的丰富。

## 策划人谈

据说,人在最危急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或者是在最后时刻,最想喝的是什么?不是牛奶,不是桔子水,也不是西瓜汁儿,而是一杯清透的白水。其实一杯水很平淡,也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但人离不开水,离开水就没有生命,活不下去。我们人的身体里大约有70%的水分,其实水非常深奥。

《一杯水》这本书从各个角度说了水的故事。通过一杯水反映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说明事物都有多元视角,可作多元分析。这种多维思维的方法,从多种角度观察事物的方法,对中国孩子来说太重要了。它远远突破了常规的科普、知识性的书,它说的是一种可以从小训练的思维方法。

这本书的作者是绘制《富士山歌历》的U.G.佐藤的儿子迪诺萨托,他是计算机专家,当时我发现他的作品非常有趣,而且跟我们以往做的绘本不一样。第一,它是完全用电脑绘制的,第二,它不受常规绘本格式的拘束。迪诺萨托在作品里自由地发挥着现代年轻人的特点和气质。通过一杯水,进行科学普及,又是一种思维训练,还是一种对事物的观察训练。这些对孩子来讲都非常重要。不同于创作一个故事让孩子高兴一下。这个作品已经跨出了新的一步,是新时代的绘本。

这个作品在说,任何事物,哪怕是简单的一杯水,也可以用几十种角度来观察。也许对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一杯水》的思维方法来观察。这样的话,人生会丰富多彩,思考也充裕深邃。这种绘本我在国内还没有看到过。它也许代表了新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今后的绘本创作会产生极大影响。

所以,我鼓励迪诺萨托一定要把它做完,我和他一起做。我们一做就是3年,终于做完了。迪诺萨托是日本人。但是我劝他,你既然做绘本,应该最先在中国出版,因为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儿童读者,在中国出版会有很多的孩子读。他听从了我的劝告,第一版就拿到中国来出版。

当时国内很多出版机构喜欢这本书,有的编辑就问:怎么只有这一本,你能套起来出5本吗?我说这一本就是最珍贵的一本,你把它做好了,就超过了5本。最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少儿出版中心同意出版这个作品。这一本书的页数共有90多页,相当于一个套系了。

在绘画手法上,绘本《一杯水》的画法有特殊意义。绘本分虚构类与非虚构类,虚构类绘本一定要有“人的温暖”。所以我坚持绘本要手绘,因为孩子透过读图感受到温暖、亲近感,画面对孩子心灵能产生影响。因此我们一般不用电脑做绘本。但非虚构类绘本,比如知识性绘本,有时会用照片。照片反而更准确、直观,也不一定手绘。《一杯水》则与以上两种情况都有区别,它完全是一种新型绘本。它的绘图与题材结合度很高。绘本的图画因题材而定,而这种电脑制图的手法完全适合《一杯水》。因为只有电脑制图才能制作出又真实又虚构的效果。如果手绘的话,会有假的感觉,没有真实效果。如果用照片的话,水杯被切成两半,或者打了好几个洞,本身现实中不存在,所以也是拍摄不出来的。这个题材用计算机才能做出来。这跟我们以前强调用手绘给孩子温暖是没有矛盾的,都符合“图画因题材而定”这句话。

我们通过这个作品最想传达给孩子们的是:宇宙万物有多面性,要正确认识世界,在自己的人生中作出准确判断,必须学会多元思维,从小掌握从不同角度观察和思考的方法。

4月,《一杯水》荣获国家图书馆主办的“第18届文津奖”,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参与了这本书的策划、创作、编辑和翻译全过程,但主要的功劳在于作者迪诺萨托,我希望把荣誉给这位答应我首先在中国出版的日本作者。

# 一杯水中的多元世界

■唐亚明(《一杯水》编者、资深绘本策划人)

